



# 走街串巷的父亲

□星袁蒙沂

【实录】

晚上睡得晚，一醒来就听母亲在院子里喊：“你别来了，拉回去吧！值不当的！”接下来的对话，她的声音依然很大，就像在吵架。听得出，电话那头的人是父亲。

不晓得母亲为什么情绪这么激动，透过夹杂着鲁南方言的对话，隐约听出她不想让父亲过来。等我起床，母亲告诉我父亲倔强得很，一会儿就到镇上。原来，父亲在老家摘了四筐李子，开着三轮摩托车到附近卖。往年这个季节，靠近大路的几个村边都有收购水果的摊点，今年却很冷清。他去了几个往年的收购点，均没见到客商。一处没人收购，就换下一处。走着走着，已寻出十多里地。回村，得十几里；到镇上，不足二十里。父亲转念一想，不如直接去临县的奇石城景区碰碰运气。

去费县奇石城，得先经过镇上，单程五十余里。他开着三轮车，慢慢腾腾的，怕路上不安全。就算真去了奇石城，游客也不一定多。如若人不多，搭上油钱和工夫，那四筐李子颠颠簸簸地被晃上一天，也不一定卖得出去。最无奈的是，被长时间颠簸过的李子不耐存储，不几天就会坏掉。父亲赌气，非要亲自去卖。母亲见劝不住，就找出一杆托盘秤，准备擦拭干净给他用。我去单位上班

时，父亲还没赶到。

中午回家问母亲，知道父亲去了奇石城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劝他回家吃午饭。电话那头的父亲苦笑称不饿，说饿了附近有卖炸煎饼的。奇石城的游客不多，总共才卖了一筐多一点儿。父亲说，奇石城有邻村的一个远亲也在摆摊，不好意思争抢顾客，他准备换个地方。换哪里？我诧异。父亲说去附近村里转转。走街串巷？没等我问出口，他就匆匆挂断了。或许，又有顾客买李子吧！

刚入夏时早了段时间，之后隔段时间一场雨，算是风调雨顺。果树没遭遇久旱，水果挺饱满。眼看着李子比往年长势好，产量也大，偏偏少有客商光顾。大路边那些摊点，隔三岔五有几个客商，稀稀拉拉零零散散的，收货很苛刻。只要有个头更大、色泽更鲜艳的，往年那些一级果也沦落到被嫌弃的份儿上了。被嫌弃还不是最可怕的，更可怕的是价格。往年一两元一斤，今年直接跌至三四毛，甚至三四毛都不收。我家的李子比往年都好，可跑了很多个可能的收购处，却连个客商的影子都没见到。父亲要去奇石城卖李子，估计是赌气做出的决定。我长这么大，很少见他愿意抛头露面卖东西。

下午下班时，父亲还没回家。我给

他打电话，他还在奇石城周边的村子里走街串巷。我催父亲回来，他不熟悉路，天黑了不安全。父亲承认确实不好卖，一共才卖了两筐多一点儿。他不识字，平时没去过奇石城，单独开车走这么远，更是第一次。

开三轮车去奇石城景区卖李子，去周边的村庄卖李子，对我来说，父亲的这趟行程就是个谜一样的存在。没去过，不识字，莽莽撞撞的，他是怎么鼓起勇气去的呢？这一路陌生，就像走迷宫，他又是如何找路的呢？父亲1953年出生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不忍心辛辛苦苦种植的李子卖不出去，执意去几十里外走街串巷，着实不易。

得知父亲一会儿回来，妻子喊我一道去超市买菜，顺便买个西瓜。从超市回来时，三轮车已停在小巷中。妻子切好西瓜，端到客厅。父亲吃了几块，起身要走。我们拦住他，留他一起吃饭。中午妹妹过来，带来只炸鸡，妻子买了只烤鸭，还有几样小菜，都没动筷。父亲匆忙吃了几口鸡肉起身又要走。老家就他一个人住，院中有一群小鸡，父亲放心不下。他说光吃西瓜就饱了，自己捏了几块鸡肉，说带回家饿了再吃。

塞进方便袋的鸡肉，只有几块，且多是骨头。我追到三轮车旁，硬是

夺下父亲手中的方便袋，回厨房又选了些鸡肉、鸭肉装进去。我把方便袋递给父亲。他正给母亲掏钱。母亲在我家帮忙看孙子，却几乎不花我们的钱。父亲卖了一天李子挣回的全是零钱，给母亲点了60元，自己还剩下50多元。父亲临走时嘱咐，剩下的两筐李子不卖了，让我给亲戚朋友分分。

次日一早，我去上班前，看到留下的李子。一种鲜红似火，个头较大；紫黑色那种，个头稍小。我不知道这两种李子具体是何品种，却看得出都是一级果。

儿子出生后，母亲一直在我家照看他。老家的李子从开花到果实成熟都是父亲一人在管理。汗水浸透了衣服多少回，手脚上的老茧磨掉了多少层，才伺候到水果成熟。一等一的好果子卖不出去，父亲是心疼的。一向不愿意站出来卖东西的他，竟然驱车几十里，去走街串巷叫卖。这种蜕变，不仅仅是因为钱。

饱满多汁的李子酸甜可口。父亲把它们从开花盼至成熟，一路陪着，任其跌落地上腐烂掉，于心不忍。他开着简易笨拙的三轮车，走街串巷叫卖，就是要给汗水浇灌出来的水果找个答案，一个未必及格但不至于被无视、被裸露、被腐烂在野外的归宿。

## 神农架的山水之恋

□周琳华

【行走】

多年来，对神农架的印象来自野人的传说，于是，这个地方充满了神秘感。

不久前，坐大巴车从宜昌一路向北，路过群山环绕、云雾迷蒙的昭君村，导游便说神农架快到了。她说湖北有三人：诗人、美人和野人。诗人、美人，大家都知道是谁，那么，野人真的存在吗？

青山挤挤，水路依依，山重水复，绿色洗目，两个多小时后，车终于停了，进入第一个景区“天生桥”。与以往的节奏并不一样，原本是爬一阵山才能看到更大的水流，好像有一些铺垫似的。但神农架就是与众不同。进去没走几步，巨大的水声就响在耳畔，简直就像开场的锣鼓一样声势浩大。见过九寨沟的瀑布，看过黄果树的瀑布，也去过荔波的水上森林，那些水也都让人惊喜，但她们是想象中的、预料到的，神农架的水一上来就让人躲闪不及，她是“天生”的霸道，那些从天而降的多处分流的瀑布、大大小小的水流，如同尝尽多日相思苦的恋人，带着难以抗拒的激情，不管天不管地，不顾生不顾死，就这样从各个方向挟带着风，裹挟着雨，呼啸着咆哮着冲撞着，顺势而下，疯狂而至，白花花亮晶晶雾蒙蒙，突然一下子就平铺展现在面前，让你不由得惊呼：天哪！这水！一时无语，真不知如何形容这突如其来的美景，这和你掏心掏肺的挚友、这怀有万语千言的恋人。

一路木栈道上山，旁边一道白柱突然从暗洞中冲出，一泻万丈，豪气冲天，此处被称为“鹰潭”，如同鹰眼如炬俯视千里的意思吧。拾级而上，两边水势变幻，或激流而下，或缓缓绕行，或一瀑如练，移步换景，步步惊心。可叹的是这里的山，就那么沉默不言，以博大的胸怀包容着任性的水，它敞开怀抱含情而笑，看着水恣意地作、恣意地闹、随意地冲刷，像一位沉稳的大哥对小情妹的包容，你可以揪我的头发、拔我的胡子、刮我的鼻子，甚至伤心时把泪水蹭在我胸前，生气时还可以打我两下骂我几句，我都不在意。没看到吗？大树上长满了绿衣，河里的石头上披着青苔，我历经风雨、闪电雷鸣以及地动山摇，地壳运

动改变过我的模样，但我初心不改，一如当年。

顺山上的湿滑栈道一路走，走过羊潭和虎潭，看不尽的山水相依，数不尽的浪花朵朵，听不完的泉水叮咚，闻不够的山野气息。路边偶有提示牌“小心有毒蛇出没”，让人有小小的惊吓，暂时从仙境中清醒一会儿。很快又被这清纯如少女般的溪水和强壮如少年一样的大山所吸引，忍不住没人处大喊一声：“神农架，我来了！”胸中沉积多年的世间浊气仿佛顷刻一吐而空，清洗干净。

神农架最高峰神农顶海拔3105.4米，温度只有五六摄氏度。当大巴车盘山而上，到达神农顶时，一片云雾飘来一阵细雨，神农顶就被雾气拥抱在怀。循山路下来，最有看头的一处景点是金猴溪。沿着曲折的山路走着，开始也不过是小小的溪流，再走一段，在陡峭的栈道上突然听见哗哗的水声，转过一道弯，参天古树掩映下，几米宽的瀑布从天而降，激情四射，而且凌空一波三折，周边溅起一条水雾带，再近一点就毫不客气地打湿了你的衣服。触手可及，清凉怡人，亲口尝一下这灵性十足的水，是那么甘甜滋润，洗心涤肠！这种含蓄的约会似乎更让人能接受。先是小清新，不期然再火辣，然后几个小波折，调调味，感受更丰富，回味更悠长，类似中年人的爱情。总之这里的水和山给人的感觉好似总在热恋中。水时而涓涓细流温情款款，时而呼啸而来热情万丈，时而绕石而过若即若离，时而情难自己紧紧相拥，汇聚成潭……而可爱的大山啊，来者不拒，对每一条小溪、每一条大河、每一道瀑布都珍惜万分，亲吻拥抱。于是，大山植被密不透风，珍稀野生植物丰富，动物种类繁多，奇花异草遍地，大熊猫、金丝猴等组成天然动物园……而野人呢？可能真有，又可能没有真的。

遇一山白头，择一水终老。山水相依相恋，在这绵延几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唱着不老的情歌！

神奇神秘神农架，山美水美美如画。醉了，神农架的山水之恋！



只想知道他长什么样

□叶倾城

【浮生】

他突然说：“我给你讲个笑话好不好？”自己先笑起来：“我小时候傻乎乎的，尽做蠢事。”一边漫不经心，啜着一杯可乐。

那年他上初二，考完期末考试，有人建议去一家新开的快餐店聚餐，一大群男孩子便欢天喜地骑了自行车冲过去。七兜八转，经过一个巷口，他忽然瞥见“永福巷”，心里一凛，双手急捏闸，自行车戛然而止，其他人的车早已浩浩荡荡从他身边过去——他父亲住在永福巷。

他一两岁时，父母就离了婚，他随母亲生活。五六岁那年，父母为抚养费问题几乎上了法庭，从此，母亲绝口不提父亲，他也不再见过父亲。是谁告诉他父亲的地址呢？他早已无法回想，也从不曾用心记过，却在此刻迎面而来，是他心底的一记失声：“呀，原来在这里。”仿佛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

那阳光竟如此灿烂，将巷口的水泥地照得一片雪亮。那光晃痛了他的眼睛。他胆怯地，犹疑地向前跨了一步，赶紧立住，他不知道父亲的门牌号码。

深巷空寂无人。他小心地探头，向巷内看去，一排排紧闭的门、关紧的窗，那么静，仿佛根本没有人家。而他的心擂鼓一样怦怦跳起来。找还是不找？怎么去敲那一扇扇沉默的门？又怎样认出那张本该十分熟悉的面容？他没想过。他一步步走进去，才走

几步，他整个人都松弛下来——他好像来过这里。灰白的泥灰半剥的墙围，深红木门上油漆绽痕处处，旧年的春联褪尽残红，温柔地坚持着……所有的，都似曾相识。是在襁褓里的时候，由妈妈抱过来的吗？他的父母总也恩爱过吧？也许，是那年打官司，母亲曾带他来与父亲争执？要么，在无意间路过，草草几眼，便已刻骨铭心？或者，只因为这里住了他至亲的人。

他大大方方地向前走，回家一样谙熟自然，沿着七拐八绕的巷道。他甚至筹划着，见到父亲时，他要说些什么，上课，老师，最要好的朋友，想买一条裤脚有流苏的牛仔裤……

阳光蓦然扑来，他面前已是车水马龙的大街，他吃惊地站住，然后惘然地回头，原来这条巷只有这么短。他突然明了，他可能根本就找不到父亲。却又不甘心重新走回巷内，脚步越来越沉重。有没有可能，一扇门突然打开，出来的正是他的父亲？

来来回回，无穷无尽，他不知自己走了多少趟。“你在干什么？”突然一声大喝，一位中年男人向他大步走过来。一时间，所有的血都冲上头顶，难道，难道是父亲认出了他？

那男人对他当胸一掌，“你这小子，一个下午都在这里晃来晃去，鬼鬼祟祟的，想偷东西？”恶狠狠的脸贴得那么近，五官仿佛都变了形，他寻不回一点记忆。直到又一掌，将他推得一个踉跄，他才挣命似的解释：“我没有，我找人……”

“找谁？”那男人吼着，“我看你半天了，还在装！”又揉一把。他眼里饱饱的泪马上就要堕下来，“我真的找人。”他竟这样冤屈他。不知不觉间，声嘶力竭，“真的……”

没人听他的，人群围拢，议论纷纷。那男人更凶了，一把揪起他。他身不由己被甩出好几步，直到骑上自行车飞速逃窜，两行眼泪才终于决堤而出……

我很小心地问：后来呢？过了很久，他的眼睛从那杯喝不尽的可乐上抬起来，笑了。只是一笑，时间突然像指间的水珠一弹而去，叫我想起，他早已是个明朗而沉着的成年人。

后来，差点被他妈打了一顿：考完试不回家，在外头玩，害家里人到处找，外婆的心脏病几乎都发了。是他爸一直拦着，“算了算了，男孩子都是这样的。”他忽然想起：“忘记告诉你了，我妈在我4岁时又结婚了。我爸，也就是我后爸，对我像对亲生儿子一样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”

笑容渐渐地掺了苦，像可乐喝到后来，当甜与泡沫都尽的时候：“当时，是鬼迷心窍吧？你知道，我长得不大像我妈，人家都说我可能像我爸，我就想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他有没有想过我……”

我们是在快餐店，音乐震天，鸡香四溢。那么多小孩，那么多带着儿子来吃炸鸡的父亲呀。他的突然想起，是因为如此吗？